

WAI GUO WEN XUE MING ZHU

外国文 叛逆
抗争篇 学名著

SHAO NIAN DU BEN

PANNIKANGZHENG



羊脂球

[法] 莫泊桑 著

WAI GUO WEN  XUE MING ZHU

YANBIANDAXUEGHUBANSHE
FA MOBOSANG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羊脂球

〔法〕莫泊桑 / 原著

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羊脂球/《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》编委会编,延吉:
延边大学出版社,2005.8

(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,12. 外国,叛逆抗争篇)

ISBN 7-5634-2117-3

I. 羊... II. 少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法国-
近代-缩写本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2486 号

选题策划:马永林 石兴利

责任编辑:金昌海 关志明

封面设计:山羽创意设计工作室

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·外国 叛逆抗争篇

羊脂球

原著:(法)莫泊桑

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吉林省延吉市公园 105 号 邮编:133002)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5 字数 90 千字

2006 年 1 月第 2 版

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634-2117-3/I·295

全套 12 册 定价:237.60 元

导 读

莫泊桑(1850~1893)是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。

他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,一生创作了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,有“世界短篇小说巨匠”的美称,成为法国文学界的骄傲。他的短篇小说无不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佳作,主题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:

第一是描写普法战争,反映法国人民的爱国情绪,同时揭露侵略者的暴行。如《羊脂球》、《两个朋友》、《米隆老爹》等。

第二是讽刺虚荣心和拜金主义,如《项链》、《我的叔叔于勒》、《珠宝》和《保护人》等。

第三是描写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,赞颂其正直、淳朴、宽厚的品格,如《壁橱》、《海港》等。

莫泊桑短篇小说善于运用典型的细节,布局结构精巧,语言朗朗上口,令人爱不释手。莫泊桑的长

篇小说也有较高的成就，他一共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，其中《一生》(1883)和《漂亮朋友》(1885)影响较大。

本书完全忠实于原著，语言通俗易懂，情节曲折生动，插图更是精美绝伦。

好了，小朋友们，还是自己慢慢品味吧！

主要人物介绍



羊脂球

她虽然是一个妓女，但却有着那些所谓“上等人”所不具有的高尚品质。在旅途中，她为了同伴们的安全而答应了普鲁士军官的无耻要求。但是，她的同伴们脱险后却没有因此而感激她。



米隆老爹

普鲁士人占领了整个地区后，把参谋部设在他的田庄上，他竭力款待他们，安置他们，学习他们的语言，然后在暗中干掉普鲁士士兵。最后，被敌人杀害了。



骆塞尔太太

她是一名爱慕虚荣的妇人。为了在一次晚会上出风头，她向朋友借了一串项链，结果把它弄丢了。为了赔这条项链，她和丈夫付出了十年的艰辛。



菲菲小姐

他真名叫威廉·艾力克，是一个普鲁士军官，因为长得有点女人气，所以他的同僚们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绰号。他自负、粗鲁，而且残忍、暴烈，最后，他被一个爱国的法国妓女杀死了。



于勒

他年轻时是一个败家子，后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到南美洲去做生意，想过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。但是，他在生意场上失败了，最后沦为一个乞丐。

目 录

羊 脂 球	1
项 琰	32
我的叔叔于勒	41
米隆老爹	49
菲菲小姐	56
两个朋友	67
一场决斗	74
旅 途 上	80
保 护 人	87
比 埃 洛	92
壁 橱(chú)	97
俘 虏	103
骑 马	116
散 步	124

珠 宝	130
勋章到手了	138
海 港	144

羊 脂 球

在这一场战争中，法国人一败涂地，各种各样的不利消息传到卢昂市民的耳朵里。人们甚至还听说：日耳曼人快要进卢昂市区了！

自从两个月以来，卢昂市的国民防护队已经很小心地、在附近各处森林中间做过好些侦查工作，偶尔还放枪误伤了自己的哨兵，有时候遇着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里动弹，他们就预备作战。但现在，他们都回家了。

市区笼罩着一种使人恐怖的宁静气氛，市民们都心惊胆战地等待着日耳曼人的到来。生活像是停顿了，店铺全关了门，街道全是没有声息的。偶尔有一个两个胆怯的居民沿着墙边迅速地溜过。

由于等候而滋生的烦闷，反而使人指望敌人快点儿来。

在法国军队完全撤退的第二天下午，三五个不知从哪儿出来的普鲁士骑兵匆促地在市区里穿过。随后，就有一堆乌黑的人马从汕(shàn)喀德邻的山坡儿上开下来，同时，另外两股人马也在达尔内答勒(lè)的大路上和祁(qí)倭(wō)姆森林里的大路上出现了。

这三支部队的前哨恰巧同时在市政府广场上会师^①；接着，日耳曼人的主力从附近那些街道过来了，一个营接着一个营，用着强硬而带拍子的脚步踏得街面上的石块啪啪作响。

居民们在他们的阴暗屋子里都吓糊涂了，正如同遇着了

① 几支独立行动的部队在战地会合。

洪水横流，遇着了大地崩陷，若是想对抗那类灾害，那么任何聪明和气力都是没有用的。终于在每所房子的门外，都有人数不多的支队叩(kòu)门了，随后又都在房子里消失了。

这是侵入以后的占领行为。战败者对于战胜者应当表示的优待义务从此开始了。

经过了不久，初期的恐怖一旦消失了以后，一种新的宁静气氛又建立起来。在许多人家，普鲁士军官同着主人家一块儿吃饭。军官当中偶尔也有受过良好教育的，并且由于礼貌关系，他们也替法国叫屈，说自己参加这次战争是很不愿意的。

市区甚至于慢慢恢复了它的平时状态。法国人还不大出门，不过普鲁士士兵却在街道上往来不息。此外，好些蓝军服的轻装骑兵军官，傲慢地在街面石块上拖着长大军刀向咖啡(kā fēi)馆里走，但是对普通居民的轻蔑态度，并不比上一年在同样的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步兵军官更为明显。

战胜者开始勒索银钱了，勒索大量的银钱了，居民们始终照数缴纳。然而，在市区下游两三法里左右的河里，时常有船户或者渔人从水底捞起了日耳曼人的尸首，这些尸首都是生前被人一刀戳(chuō)死的，或者从桥上被人一下子推下来落到水里淹死的。

因为对入侵者的憎恶，素来能够叫三五个胆大的人格外坚强起来，使他们为了一个信念而不顾性命。

这时候，市民们都渐渐胆壮了，做买卖的需要重新在当地商人们的心眼儿里发动了。好几个人都在哈佛尔订有利益重大的契(qì)约^①，而那个城市还在法军的防守之下，所以他们都想由陆路启程先到吉艾卜去，再坐船转赴这个海港。于是，有人利用了自己熟识的日耳曼军官们的势力，终于获得一张由他们的总司令签发的出境证。

所以，一辆用四匹牲口拉的长途马车被人请去，走这一趟路程。到车行里定座位的有十个旅客，并且决定在某个星

① 证明出卖、抵押、租赁等关系的文书。

期二天还没有天亮的时候起程，免得惹人跑过来当热闹看。

几天以来，地面都冻硬了，在星期一午后三点钟光景，成堆的黑云带着雪片儿从北方飞过来，一直下到天黑又下到深夜。

在午前四点半光景，旅客们都到了诺曼底旅馆的天井里，那就是他们上车的地方。

他们都还睡意沉沉，身子在衣服里面发抖。在黑暗当中谁也看不清楚谁，不过还是有两个旅客互相认出来了，他们开始谈起来了。

“我带了我的妻子。”某一个说。

“我也是这么做的。”

那一个接着又说：“我们将来不回卢昂了，并且若普鲁士人向哈佛尔走，我们将到英国去。”

“我们也这么打算。”实际上，他们都有了相同的计划。

这时候，还没有人来套车。

一间乌黑的房子里的门开了，一个手提小风灯的马夫时而出，时而又立刻走进另一间屋子里。许多马蹄踢着地面，不过地面上的厩(jiù)草减轻了马蹄的声音。

门突然关上了。一切响声都停止了。那些冻僵了的市民都不说话了，他们都像僵了一般站着没有动。

连绵不断的雪片往地面上直落，同时耀出回光。它隐没着种种物体的外表，又遮盖了大地。

那个马夫又带着小风灯出来了，手里紧紧地牵着一匹不很愿意出来的可怜的马。他把牲口靠近了车辕(yuán)，系好了挽革，前前后后长久地检查了一番。等确定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，他才注意到那些旅客已经浑身全是雪白的，于是说道：“各位为什么不上车呢？至少那里是有遮盖的。”

他们以前都没有想到这一层，现在他们都赶忙向车子走。三个男旅客把他们的妻子都安排在顶前头的位子，自己都跟着上来；随后，另外那些遮头盖面的轮廓(kuò)模糊的旅客，彼此没有交谈一句话，就都坐在剩下来的位子上。

车里的地下铺着些麦秸，旅客们的脚都藏在那里边了。

那些坐在顶前头的女客都带着那种装好炭饼的铜质手炉^①，烧燃了这种东西，便低声聊起家常来。

末了，车子套好了，因为拉起来比较困难，所以在四匹牲口以外又加了两匹。

有人在车子外面问：“旅客们都上车了吗？”

车里有一道声音回答：“都上车了。”

于是，大家起程了。

车子走得十分慢，简直全是小步儿。轮子没到了雪里；整个车厢轧轧地呻吟着；牲口滑着，喘着，都是汗气腾腾的。赶车的手里那根长鞭子不住地噼噼啪啪响着，向各方面飞扬，鞭着牲口蹶(juē)起的臀(tún)部。马受到狠狠的一击，紧张地奔跑起来。

不久，天色不知不觉地亮起来，雪也停了。

在车子里，大家利用这个黎明时候的黯淡光线，彼此好奇地互相望着。

顶头的地方，最好的位子上，鸟先生两夫妇面对面地打着瞌(kē)睡，他俩是大桥街一家酒行的老板。

鸟先生原先在一个亏了本的东家身边做伙计，后来买了老板的店并且发了财。他用很低的价把很坏的酒卖给乡下的小酒商，他的偷偷摸摸的名声是人人皆知的，因而他被人看做是一个狡猾的坏坯子。

此外，鸟先生是以种种性质的恶作剧而出名的。只要谈到他，谁也不能不立即加上这么一句：“他是妙不可言的，这鸟。”

他身躯很矮，腆(tiǎn)着一个气球样的大肚子，顶着一副夹在两撮(zuǒ)灰白长髯(rán)中间的赭(zhě)色脸儿。他的妻子高大、强壮、沉着、大嗓子，而且主意又快又坚决。

在他俩身边坐着一个比较高贵的人，属于一种高尚阶级的迦(jiā)来先生，他是个被人重视的人物，以棉业起家，产业

^① 冬天暖手用的小炉，多为铜制。

是三个纺织厂，曾得荣誉军团官长勋章^①，现任州参议会议员^②。

迦来太太比她丈夫年轻得多，她和丈夫相比，显得很娇小，很玲珑，很漂亮，身上裹着皮衣，用一种颓(tuí)丧的眼光望着车子内部的凄惨景象。

他俩的身边是禹贝尔·卜来韦伯爵^③两夫妇，他们出身于诺曼底的最古老又最高贵的一个世家。禹贝尔·卜来韦伯爵也和迦来先生一样是州参议会议员，代表本州的奥尔雷阳党，他的太太是南特市一个小船长的女儿，他俩结婚的历史始终是被人认为神秘的。不过伯爵夫人的气概很大方，接待宾客的风度比谁都强。卜来韦家的财产全是不动产，据说每年约莫有 50 万金法郎的收入。

这六个人构成这辆车子的基本旅客，都是属于有钱有势的人。

巧得很，车里另一边的长凳上坐的全是女客。

靠近伯爵夫人的位子上有两个嬷嬷(mó mo)，她们正捏着一长串的念珠，不住地祷告着。其中一个是一年老的，脸上满是麻子，仿佛她的脸上曾经很近地中了排炮的许多散子似的；另一个则很虚弱，有一个漂亮而带病态的脑袋瓜和一个显出肺病的胸脯(pú)。

两个嬷嬷的对面，有一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吸引着全体的视线。

那男子很出名，是被人称为“民主朋友”的戈尔浓利，而许多人却当他是祸根。他父亲本是一个糖果店商人，遗留给他的那份财产是颇为丰厚的，但他却带着他的弟兄们和朋友们把财产挥霍(huò)干净，而后焦躁地等候共和政体使自己获得好处。在九月四日，他上了一个恶作剧的当，自以为受到任命做了州长，不过到了他上任办公的时候，那些始终身

① 授给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的一种表示荣誉的证章。

② 在议会中有正式代表资格，享有表决权的成员。

③ 封建五等爵位的第三等。

居主人翁地位的机关公务员^①却拒绝承认他，终于逼得他只好退位。此外，他是个好好先生，毫无恶意而且肯替人效劳。

至于那个女人呢，她外号叫做羊脂球。她矮矮的身材，皮肤是光润而且绷紧了，胸脯丰满得在裙袍里突出来。她的脸蛋儿像一个发红的苹果，一朵将要开花的芍药；脸蛋儿上半段，睁着一双活溜溜的黑眼睛，四周深而密的睫(jié)毛向内部映出一圈阴影；下半段，一张妩媚(mèi)的嘴不时地露出一排闪光而且非常纤细的牙齿。

她一下子被人认出来以后，许多切切私语的密谈就在那些爱名誉的妇人中流动起来，后来“卖淫妇”和“社会的羞辱”这一类字眼被她们很响亮地说个不休，因此使羊脂球抬起了脑袋。这时候，她向同车的人用很有挑战意味和胆大的眼光望了一周，于是一阵深远的沉寂立刻又恢复了。

大家全低着头，只有鸟老板例外，他用一种开心的神气窥(kuī)伺她。但是不久，三个贵妇人的谈话又开始了，有了这个羊脂球在场，她们突然变成了几乎是非常亲密的朋友。觉得面对着这个毫无羞耻地去卖身的女人，她们这些“正经女人”应当结成一个团体。

三个男人看见戈尔浓利，也由于保守派的一种本能彼此接近起来，用一种蔑视穷人的姿态谈着钱财。

禹贝尔伯爵说起普鲁士人使他遭到的损害，牲畜被虏和收获无望造成的损失，还用一种家资千万的大领主的沉着态度，说这些灾祸不过使他困苦一年；迦来先生在棉业当中很有痛苦的经验，他已经小心地汇了六十万金法郎到英国作为随时的应急之用；至于鸟老板呢，他早和法国的军需当局有过商量，向政府卖出了他酒窖(jiào)里所有的普通葡萄酒，这样就使得政府欠了他一笔非常大的现金，他现在就打算到哈佛尔去取。

最后，这三个男人都使出一个友谊的眼色互相望了一下。各人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同，不过他们都是有钱的，他们

① 指政府中行使国家行政权力、执行公务的人员。

都是那个大行会的成员，都是富得把手插到口袋里就会教金币清脆地响起来，所以他们感到彼此都是弟兄。

车子走得很慢，到早上十点钟只走了四法里。男人们在上坡的时候一共下车步行了三回。大家渐渐不放心了，因为本来应当在多忒(tè)那地方吃午饭，现在看来非得等到黑夜才能赶到那儿了。

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车子陷到积雪当中，看来要两小时才拉得出来。这下，人们再也等不下去，每一个人都去找大路上的小酒店了。

吃东西的欲望一步一步增加，使得每一个饿了的人都是心慌的。然而没有人看见一家饭铺子，一家酒铺子。这是因为法国的残兵败将走过之后，又有普鲁士人要开过来，所有做生意的人都被吓跑了。

先生们跑到大路边上的农庄里去寻找食物了，不过他们连面包都没有找着，因为农人们生怕军人发现什么就用武力来抢什么，所以都隐藏了他们的储藏品。

午后一点快到了，鸟老板说自己的确感到肚子空得非常厉害。大家早已和他一样感到痛苦了，这种不断扩大的饥饿终于使他们关上了他们的话匣(xiá)子。

羊脂球一连好几次弯着身子，好在裙子里寻找什么一样。她迟疑了一会儿，望了望同车的人，然后她安安静静地挺直了身子。

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苍白的，紧绷着的。鸟老板肯定自己可以出一千金法郎去买一只肘(zhǒu)子吃。他的妻子如同抗议似的做了一个手势，随后她不动弹了。说起乱花钱，她素来是心疼的，甚至于把这类的戏谑(xuè)也当成真的了。

伯爵说：“我现在实在觉得不好受，为什么我先前没有想到带些吃的东西？”每一个人都同样埋怨自己了。

然而，戈尔浓利却带了一满瓶蔗渣酒，他邀请大家喝一点，大家都冷冷地拒绝了他。只有鸟老板答应喝两滴，后来他在还酒瓶子的時候道谢了：“这毕竟有用，这叫人暖和多了，可以使人不去想吃东西。”

两个嬷嬷已经不捏她们的念珠了，双手笼在长大的袖子里不再动弹，低着眼睛，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。

三点了，车子走到了一片漫无边际的平原中央，看不见一个村子。这时候，羊脂球活泼地弯下了身子，在长凳底下抽出一个盖着白饭巾的大提篮。

她首先从提篮里取出一只陶质的小盆子，一只细巧的银

杯子，随后是一只很大的瓦钵子，那里面盛着两只切开了的子鸡，四面满是胶冻。后来旁人又看见提篮里还有好些包着的好东西：蛋糕、水果、甜食，这一切食物是为三天的旅行而预备的，使人简直可以不必和客店里的厨房打交道。

在这些食物包裹之间还有四瓶酒。她取了子鸡的一只翅膀和一块小面包，斯斯文文地吃起来。

这下，所有的眼光都向她射过来了。不久，香味散开了，它增强了人的嗅觉，使得人的嘴里产生大量的口水，而同时腮(sāi)骨的底

下发生一阵疼痛的收缩。几个贵妇人对这个“姑娘”的轻视变得更猛烈了，那简直像是一种嫉妒(jí dù)心，要弄死她，或者把她连着银杯子和提篮以及种种食品都扔到车子底下的雪里去。

不过鸟老板却用眼睛死死盯着那只盛子鸡的瓦钵子。

“真好哟，这位夫人可比我们考虑得周到多了。有些人素来是什么都会想到的。”他对羊脂球说。

“您可是想吃一点，先生？从早上饿到现在可真是够受

